

4-1

民國卅一年七月初版

高射砲兵戰術概要

林勉新  
三六  
於防校

防空學校翻印

# 孫子兵法序

黃帝李法周司馬法已佚太公六韜原本今不傳兵家言惟孫子十三篇最古古人學有所受孫子之學或卽出于黃帝故其書通三才五行本之仁義佐以權謀其說甚正古之名將用之則勝違之則敗稱爲兵經比于六藝良不媿也孫子爲吳將兵以三萬破楚二十萬人郢威齊晉之功歸之子胥故春秋傳不載其名蓋功成不受官越絕書稱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是其證也其著兵書八十二篇圖九卷見藝文志其圖八陳有革車之陳見周官鄭注有算經今存有雜占六甲兵法見隋志其與吳王問荅見于吳越春秋諸書者甚多或卽八十二篇之文今惟傳此十三篇者史記稱闔閭有十三篇吾盡觀之語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史記正義云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則上卷是孫子手定見於吳王故歷代傳之勿失也秦漢已來用兵皆用其法而或祕其書不肯注以傳世魏武始爲之注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輒略漢官解詁稱魏氏瑣連孫武之法則謂其捷要杜牧疑爲魏武刪削者謬也此本十五卷爲宋吉天保所集見宋藝文志稱十家會注十家者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陳皞六賈林七宋梅聖俞八王哲九何延錫十張預也書中或改曹公爲曹操或以孟氏置唐人之後或不知何延錫之名稱爲何氏或多出杜佑而置在其孫杜牧之後吉天保之不深究此書可知今皆校勘更正杜佑實未注

孫子其文卽通典也多與曹注同而文較備疑佑用曹公王凌孟氏諸人古注故有王子曰卽凌也今或非全注本孫子有王凌張子尙賈詡沈友鄭本所採不足今佚矣曩予游關中讀華陰嶽廟道藏見有此書後有鄭友賢遺說一卷友賢亦見鄭樵通志蓋宋人又從大興朱氏處見明人刻本餘則世無傳者國家令甲以孫子校士所傳本或多錯謬當用古本是正其文適吳念湖太守畢恬溪孝廉皆爲此學所得或過于予遂刊一編以課武士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又曰我戰則克孔子定禮正樂兵則五禮之一不必以爲專門之學故云未學所爲聖人有所不知或行軍好謀則學之或善將將如伍子胥之用孫子又何必自學之故又曰我戰則克也今世泥孔子之言以爲兵書不足觀又泥趙括徒能讀父書之言以爲成法不足用又見兵書有權謀有反間以爲非聖人之法皆不知吾儒之學者吏之治事可習而能然古人猶有學製之懼兵凶戰危將不素習未可以人命爲嘗試則十三篇之不可不觀也項梁教籍兵法籍略知其意不肯竟學卒以傾覆不知兵法之弊可勝言哉宋襄徐偃仁而敗兵者危機當用權謀孔子猶有要盟勿信微服過宋之時安得妄責孫子以言之不純哉孫子蓋陳書之後陳書見春秋傳稱孫書姓氏書以爲景公賜姓言非無本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史遷未及深考吾家出樂安真孫子之後媿余徒讀祖書考證文字不通方略亦享承平之福者久也陽湖孫星衍撰

# 孫子序

按太平御覽作  
孫子兵法序

## 魏武帝策

操聞上古有弧矢之利。論語曰足兵。御覽足兵上。尙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王赫斯怒。爰征其旅。黃帝湯武咸用干戚以濟世也。司馬法曰人故殺人殺之可也。恃武者滅。恃文者亡。二恃字御覽皆作用。夫差偃王是也。聖人之用兵。御覽作聖賢。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孫子者齊人也。名武。爲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試之婦人。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後百歲餘有孫臏。是武之後也。自孫子者以下五十字據御覽補按史記正義引魏武帝注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正義所引卽謂此文也。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訓說況文煩富。行於世者失其旨要。故撰爲略解焉。

# 孫子本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旣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在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旣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旣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旣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後百餘歲而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孫也。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旣事魏，得爲惠王將軍。而自以爲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龐涓恐其賢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忽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爲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驪與彼上驪。取君上驪與彼中驪。取君中驪與彼下驪。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門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蹙上將。魏武帝曰。蹙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車。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鄭樵通志藝文畧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爲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爲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爲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乎。蓋易之爲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爲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爲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爲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爲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具其應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之神矣。榮陽鄭友賢撰。



# 孫子十家註卷一

清

孫星衍同校  
吳人驥同校

計篇曹公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利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李筌曰計者兵之上也太乙通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  
賈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王哲曰計者謂計主將天地法  
令兵衆士卒賞罰也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或曰  
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  
計之及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陰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杜牧曰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張預曰國之安危在兵故講武練兵實先務也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兵者凶器死生存亡繫於此矣是以重之恐人輕行者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

於兵故須審察也賈林曰地猶所也亦謂陳師振旅戰陳之地得其利則生失其便則死故曰死生

之地道者權機立勝之道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曰不可不察也書曰有存道者輔而固之有亡道者

推而亡之梅聖俞曰地有死生之勢戰有存亡之道王哲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

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

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

通典古本如此。今本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蓋後人因注內有五事之

之以五校之計也。且五事與計自一事。原非載然兩端。今因注內五事之言而改其文。然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臆改爲七計乎。從通典。

曹公曰。謂下五事。彼我之情。

原本作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按此亦後人臆增。從通典御覽改正。

李筌曰。謂下五事也。校量也。量

計遠近而求物情以應敵。

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卽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卽篇首計

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

索彼我勝負之情狀。

賈林曰。校量彼我之計謀。搜索兩軍之情實。則長短可知。勝負易見。梅堯臣

曰。經紀五事。校定計利。

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

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

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

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

一曰道。

杜佑曰。德化。據通典補。下同。

張預

曰天。

杜佑曰惠覆。張預曰上順天時。

三曰地。

杜佑曰慈愛。張預曰下知地利。

四曰將。

杜佑曰經略。張預曰委任賢能。

五曰法。

杜佑曰制作。杜牧曰此之謂五事也。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

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孫子所次此之謂矣。張預曰節制嚴。

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

險易。三者已孰。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令民二字原本脫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補又按下文主孰有道張預注云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衆。則三軍一心樂爲上用。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原本作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今據通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又通典引民作人避唐諱危作僞字之誤也。

曹公曰謂道之以教令。危者危疑也。子氏曰一作人不疑。謂始終無二志也。一作人不危。道謂道之。

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故能化服民志。與上下同一也。故用兵之妙。以權術爲道。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大道淪替。人情詭僞。非以權數而取之。則不得其欲也。故其權術之道。使民上下同進趨。同愛憎。一利害。故人心歸於德。得人之方。無私之至也。故百萬之衆。其心如一。可與俱同死力。動而不至危亡也。臣之於君。下之於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杜佑曰。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危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李筌曰。危亡也。以道理衆人自化之。得其同用。何亡之有。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掉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懼於危疑也。陳皞註同杜牧。賈林曰。將能以道爲心。與人同利共患。則士卒服。自然心與上者同也。使士卒懷我如父母。視敵如仇讎者。非道不能也。黃石公云。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梅堯臣曰。危戾也。主有道則政教行。人心同則危戾去。故主安與安。主危與危。王哲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患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士卒感恩。死生存亡。與上同之。決然無所

疑懼。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通典制上有節字誤御覽一引作節制一引作時制

曹公曰順天行誅因陰陽。通典及御覽陰陽下有剛柔二字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孟

氏曰兵者法天運也陰陽者剛柔盈縮也用陰則沉虛固靜用陽則輕捷猛厲後則用陰先則用陽陰

無蔽也陽無察也陰陽之象無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殺天則應殺而制物兵則應機而制

形故曰天也。杜佑曰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人

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回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氣雲出壘

赤黑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故司

馬法曰以下原本無今據通典及太平御覽補李筌曰應天順人因時制敵。杜牧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

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祕奧察其指歸皆本人

事準星經曰歲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左傳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註曰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

歲故曰不及四十年也。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哀二

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也李淳風曰天下誅秦歲星聚於東井秦政暴虐失歲星仁和之理遠

歲星恭肅之道。拒諫信讒。是故胡亥終於滅亡。復曰。歲星清明潤澤。所在之國分大吉。君令合於時。則歲星光嘉。年豐人安。君尙暴虐。令人不便。則歲星色芒。角而怒。則兵起。由此言之。歲星所在。或有福德。或有災祥。豈不皆本於人事乎。夫吳越之君。德均勢敵。闔閭與師。志於吞滅。非爲拯民。故歲星福越而禍吳。秦之殘酷。天下誅之。上合天意。故歲星禍秦而祚漢。熒惑罰星也。宋景公出一善言。熒惑移三舍。而延二十七年。以此推之。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舉此二者。其他可知。況所臨之分。隨其政化之善惡。各變其本色。芒角大小。隨爲禍福。各隨時而占之。淳風曰。夫形器著於下。精象係於上。近取之身。耳目爲肝腎之用。鼻口實心腹所資。彼此影響。豈不然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蓋本於人事而已矣。刑德向背之說。尤不足信。夫刑德天官之陳。背水陳者爲絕紀。向山坂陳者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清水。向山坂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之衆。今可目覩者。國家自元和已後。至今三十年間。凡四伐趙寇。昭義軍。加以數道之衆。常號十萬。圍之臨城縣。攻其南不拔。攻其北不拔。攻其東不拔。攻其西不拔。其四度圍之。通有十歲。十歲之內。東西南北。豈有刑德向背。王相吉辰哉。其不拔者。豈不曰城堅池深。糧多人一哉。復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故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有刑德。可以百戰百勝。其有之乎。尉繚子曰。不然。黃帝所謂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

世之所謂刑德也。夫舉賢用能者，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者，不卜筮而吉。貴功養勞者，不禱祠而福。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太歲逆，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量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興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噪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待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敍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騶一馬，則必殘人逞志，非以天道鬼神誰能制止？故孫子敍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敍之也。賈林曰：讀時制爲時氣，謂從其善時，占其氣候之利也。梅堯臣曰：兵必

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皙曰。謂陰陽總天道。五行四時風雲氣象也。善消息之。以助軍勝。然非異人特授其訣。則未由也。若黃石授書張良。乃太公兵法是也。意者豈天機神密。非常人所得知耶。其諸十數家紛紜。抑未足以取審矣。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范蠡云。天時不作。弗爲人客是也。張預曰。夫陰陽者。非孤虛向背之謂也。蓋兵自有陰陽耳。范蠡曰。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又云。設右爲牝。益左爲牡。早晏以順天道。李衛公解曰。左右者。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陰陽。此皆言兵自有陰陽剛柔之用。非天官日時之陰陽也。今觀尉繚子天官之篇。則義最明矣。太白陰經亦有天無陰陽之篇。皆著爲卷首。欲以決世人之惑也。太公曰。聖人欲止後世之亂。故作爲誦書。以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也。是亦然矣。唐太宗亦曰。凶器無甚於兵。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也。寒暑者。謂冬夏興師也。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卒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時制者。謂順天時而制征討也。太白陰經言天時者。乃水旱蝗雹荒亂之天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公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

通典及御覽作制度非

論在九地篇中。

李筌曰。得形勢之地。有死生

之勢。梅堯臣曰。知形勢之利害。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



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按潛夫論引作智仁敬信。勇嚴是漢時故書如此。

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李筌曰。此五者爲將之德。故師有丈人之稱也。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遑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夫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梅堯臣曰。智能發謀。信能賞罰。仁能附衆。勇能果斷。嚴能立威。王皙曰。智者先見而不惑。能謀慮通權變也。信者號令一也。仁者惠撫惻隱。得人心也。勇者狗義不懼。能果毅也。嚴者以威嚴肅衆心也。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故曹公曰。將宜五德備也。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全此五才。將之體也。張預曰。智不可亂。信不可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懼。嚴不可犯。五德皆備。然後可以爲大將。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